尊水園集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四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教程先貞正夫輯
陳鍾英幼仲
趙其星仲啓

五言排律

上侯老師

題貞烈于氏

七言排律

哭李泰雲老叔

七言絕句

贈馬德襃　二首

留別平原親友　四首

尊水園集畧卷之四

五言排律

上侯老師

當代侯夫子周南太史公承家居大業憂國藴深
衷青鬢風生座丹心日麗空披襟遊浩蕩脫屣出
樊籠結束期登岱安排好住嵩蕭齋含古雪綺榭
散晴虹篋底詩千首山河桂一叢臨池驚鬼哭掞
藻敵神工大雅追前輩精微啓後蒙河干迎綵鷁
天際送賓鴻愧我悠悠者欣叨濟濟中門墻容貢

笈音鞞望栽筒得已方為貴尊師豈畏窮相思恒湛湛遠道託江楓

題貞烈于氏

卓絶高家婦乾坤至性鍾甘心殉厚夜冽氣逼深冬同穴誠為快投繯不是凶人皆悲激楚吾獨羨從容頸帛孤星纏腰麻朗月縫綱常因爾眞女史記功崇

七言排律

哭李泰雲老叔

生死論交有歲年今朝揮淚問蒼天悲涼吾黨恩
前事錯莫人倫失古賢泰岱雲收餘賦草小山桂
老罷詩篇清真寡欲如元潜博雅多才似鄭虔行
業推尊高士里聲稱藉甚孝廉船飄蕭白髮青衫
映窮究玄心綠字詮十上公車神都王重磨老劍
氣彌鮮正期結撰藏名岳何遽乘箕逐逝川繄我
孤踪常冷落先生折節獨周旋會文探討偏尋險
放酒頹唐恰愛顛行輩不拘時爾汝襟懷相賞共
餐眠看花直就花茵坐喜雨頻將雨具搴側理牋

麾將一萬洪酣小醉約三千而今而後誰同趣馬
策西州只惘然

寄上劉年伯時文石兄有權關之命迎養潯
陽

山川自昔記宜都浩氣鍾為君子儒漢上社開推
祭酒郢中書就號潛夫休心正額名緣淺樂志偏
探道味腴慷慨高雲飛雪巘清真朗月貯冰壺當
窓攬結三湘秀發篋披陳五岳圖經術向來推鹿
角衣冠此日秉魚鬚大人利見丘園賁令罷前驅

鼓發娛畫船歸帆溢浦去爐峰煙潤倚聲[illegible]

七夕有會而作　連日雨

靈匹從來未易論同心今夕一開罇河橋兩濕經年夢閣榭雲凉累日奔恰喜相逢方動魄偏愁送別又銷魂坐中有客吹蘭芷此外何人擅蕙蓀香散綺窗添晚霽光含羅袂代朝暾細絛瓔綫穿針孔凈洗氷壺貯淚痕標格入微常穆穆氤氳無象只昏昏良宵佳會堪題句錦瑟吟成體似崑

五言絶句

雨中看山雲

白雲雨際生靉靆沿山泊山意欲留雲煙嵐相酬酢

醉翁亭

昔僧曰智僊小築延山翠六一為安名至今猶香醉

瑯琊寺

虛谷盤微逕林端出殿廊森沈多瞋色山氣動衣裳

庲子泉

山開自晉帝殂淪在唐年古意生來好裴佃庲子泉

止酒

高人復喜酒首攀陶夫子彼亦有成言今朝真止矣

留贈南都諸友

執手野踟躕昔人此語苦襆被别良朋朔風動江浦

疊韻

新詩仔細看誰會君卄若王維集輞川李白歌秋浦

讀君制舉文一讀再三想王錢吾師乎許爾嗣其響

疊韻

貞人不受悻志士多遯想反舌久無聲中林來悅響

贈我以排律徵言幾半千洞開群玉府筆墨浩[illegible]

煙

嗣之

雨雪工留客臨岐緒萬千試看江上棹處處起離

煙

天下有心人語言不浪吐脉脉視刀環淺深問肺

腑

凉雨積如山玄雲莽不色藉斯緩客程惆悵情何

極

疊韻

錦文織九州卷舒雲五色筆端湧若耶河漢渺無極

古云德不孤若形之與影貧君為範模能暇又能整

湯臣

遊子理衣裳上有浮雲影欲别别更難意思散不整

秉燭屢成遊不須頻折簡披襟脫屣時相視青雙眼

不遊遊俠場不喜作吳語南北共東西孤雲爲伴

侶

䰍眉光可鑒戰勝果然肥相逢一盡醉銷盡無窮

機

經夫

浩浩紅塵裏天山邈正肥無端抱甕丈破口說忘

機

容晤晴兼雨閒談暮接朝朝朝還暮暮寒影逗征

軺

千里
一接鄭居士令人生遠心欲知玄會處明月照深
林
秋水淨襟期清空不鹽醬神力出維摩煙雲爲供
養
宛爾豐年玉還如而上肖數甌香雪茗一帙詠懷
詩
谷口有子真天鄰有千里姓同道復同冷然銷否

贈許遠賓

聞道箕山客況寘不事尭朋來成一醉把玩舊時甎

多材多藝身寄頓在林水御辨而乘遊庚桑熟艮疊

鴛鴦爭繡看金針那可度布袍四十年泛泛在行路

清標含至性君是古時人認得天倫厚方能樂賤貧

煙霞十指生技也志於道富貴如浮雲丹青不知老

武仲躭山褐能從叔庚遊適同不侫飲一夕足千秋

讀蘇韓二集偶成一絕

昌黎祭田橫東坡誌朱亥兩公一片心遥遥寄千載

仲來舟中見張華東太老師十絕句以杜詩落日放船好風輕生浪遲為韻亦效韻賦之

併呈仲來

衝暑理歸舟舟既登旋欲泊安得嫩涼生或云待日落

舟途無外事朝暮僧為匹洗眼讀南華一篇丈一日

京師塵汚人今日始銷放開窓領遠風月出來漁唱

清波足蕩漾況是可人船船為吾友仲來讀書舫特遣迎予擊攖平生意仲來刻有擊攖篇秉撐直上天撐仲來自顏舫日撐

行路暑尤難臨流暑亦好虛舟萬斛涼宜曉兼宜
早

歡笑秋云立是日立秋從今筭好風白鷗多靜意相對
信天翁

自撰輕舟好何須津吏迎圖書三篋滿臥起一身
輕

禾黍可憐色時思急雨傾榜人急擁棹共指暮雲
生

南訛秋尚稚水溢不成浪無計避煩蒸盈盈候月

上
家鄉行在望道路敢嫌遲所惜同舟子挽牽亦已疲

七言絶句

追贈宋鶩池布衣

湖海元龍舊釣磯生來性格不輕肥詞塲閒氣斯人在愛爾中山老布衣

天馬縱橫脫絡機高高黃鵠貼雲飛雄心只是難磨耗儒俠禪玄不定歸

楞伽繫肘醉中看綠玉紅藤紫鞾冠萬壑清冰千尺雪食魚久已笑馮驩

冥懷汗漫與天遊杖屨迢迢半九州到處生涯惟爛醉琵琶錦瑟鬧箜篌

老氣昂藏未易平獨持罇酒吊田橫翁有句云還餘一罇酒東海吊田橫四周板內爐拘束翁來踏海時即向人曰我決不做四周板中人大海為棺太曼生

細讀遺編意味醰道微大雅竟誰陳三年一葉心良苦高處全疑是古人

讀四滇旅人集

謝客名榛字茂秦不衫不履不冠巾李王呼作眇君子歷落嵚嵜可笑人

生死研成詩數章頹然不減攸皮狂解言老破當年夢謝有句云老破當年夢秋生久客心燕市王門總戲場

往返忻代閒偶驛亭小憩即徜牆遶壁覓見泉先生詩讀之詩品雅絜居然唐音夫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每於郵壁見題名風雅原從熱血生墨氣稜稜先

不散一番拂拭眼偏明

當年大力破因仍三晉陶為一片氷東吏如繩心

似水憂民惟有魏中丞

循墻古道照人顏詩史高懸未易刪句裏行間香

自發流風百世可廉頑

鹿泉感往

土門隘口畫寘寘一髮孤懸入井陘開說淮陰從

此進至今祠宇篆煙青

餘耳初年刎頸親凶終即是舊張陳莫言時輩交

情短薄倖原來是古人

古愁

玉瘦釵寒怯鬢霜追思十五嫁王昌前溪子夜供
歌舞矜寵盈盈入畫堂

閒來遠屋只徬徨鵜鴂呻吟草不芳自厭為人心
太淺羞將兩意怨檀郎

強自開懷莫斷腸無端太息又神傷芙蓉黯淡江
皋老斜日空堦數鴈行

海燕巢迷舊日堂歌殘白紵罷薰香遠天明月深

深照風動羅幃分外凉

與毛經夫閒談

九州之外又名州萬里風生十二樓索隱探奇須到此黃河一線貼天流

送馬遠之社凡北上

十年磨劒雪霜封牛斗時時紫氣衝脫匣相看光若水倚天飛海戲神龍

草綠河渾鳥亂飛盈盈画舸載清暉臨分無物堪持贈祇侯心空及第歸

送馬遜卿還長水

寘寘花樹攪離思正是清明左近時馬上春衫輕軟甚征途迢遞好題詩

黃鵠翩然天際翺無多行李不塵囂贈君一片平原月携去當湖醉渌濤

送叔父謁選

落落才名五十年娥眉老盡不成妍子平尚有人間事聊寄微官當硯田

悠然客路入高空鴈影雲痕木葉中燕市剡時秋

已凜一罇清醑與誰同

胡嗣昕舉古墨數笏見贈侑之以詩自云此墨藏諸橐中幾三十年依韻報謝

大海纔分蠡瀋餘玄光常護子雲居知君朢坐摩挲處讀盡三墳八索書

送表弟紀連如鄉試

篋內陰符練墨兵揣摩已就任縱橫濟南一百石蓮花釀盡取秋高醉鹿鳴

明湖古淡足開襟泉上車輪湧晝陰青錦芙蓉華

不注統期榜後一相尋

秋盡過磨盤山至大栁驛早飯偶雨一陣

磨盤山上度輕輿曲折周旋一眺虛行盡荒岡來

古驛晨光小雨似春初

儆滿入都道出新泰晤湯惟一明府一見如

故因請其西山制草讀之喟然嘆曰有如此

才竟欠一第乎即不朽者自在而遇則嗇矣

欣賞之餘繼以感慨旣定文章之有品又嗟

文章之無權乃作歌以遺惟一併誒惟一相

知契者覽焉

詳觀刪草沉吟久莽莽荒迹其在斯始信文章千
古事擊壺高唱少陵詩

梳洗傾城態太奇獨標真色鬬娥眉中懷隱約何
人會翠袖天寒倚竹時

潑墨尋行儘足嬉倚天拔地欲何為芙蓉匣閟吳
鴻老試問風胡可是誰

泠泠山水出朱絲善調希聲易見疑莫許琴心灰
懶甚黃金何處鑄鍾期

春老憶別

多謝深深幾樹霞春餘好在護孤花難忘七聖堂前路車馬參差日影斜

贈戴德明

精神全副大於身負笈從師意獨真趨至昔隨嵇叔夜原來世不乏奇人

贈吳六吉

西江草色憶王孫生得風標比玉溫靜對令人浮氣盡怪君年少似耆尊

贈吳郎

吳郎天縱光岩穴絕技入神祇自悅一醉一石零五斗不阡不陌真奇絕

留別長干主僧孚一

長干人地足風流愛爾能詩似惠休別後暮雲千里合相思常遶石城頭

雨花小僧無從徒步送余至江浦口號與別

併寄長干諸友

依人飛鳥動人憐江上煙波日暮天四首金陵知

已在離懷因爾又綿綿

送宋外臣葬

婁衙山陽笛裏秋今朝埋玉更成愁文人無後真死矣手藁縱橫若箇收

古意淫思迷送香秪今誰似宋家狂公榮玄庚俱堪念對酒臨風不盡傷

這番老淚又酸辛公子當年是可人白布纏棺蒿里曲行看塚上起秋塵

同社荒凉異往時空齋獨寫哭君詩夜臺平子如

相見社長夏平子先生先數年卒與余尤善為我傳聲一問之

壬戌下第棲遲都門寓城外一委巷中銷聲抱影不與一人相聞獨望峯老僧數來慰藉偶寫一詩與之大抵皆蕭騷語及余還月特過歸義寺與老人作別老人已先之蘆溝候送矣停車握手而前詩出諸袖中余再一披尋始覺其出韻因口占一絶用表望峯古德且以自笑不知而作之也

耐久窮交屬老師直從世外訂相思蘆溝道上啟

勤別呈我乎愁出韻詩

蘭答問

靜坐微聞蘭太息肅然起立密詢渠答云薄命偏當戶歛氣收香一任鋤

記得

幽幽暮雨咽秦箏記得當年此夜聲一自與郎燈下別至今淚眼不曾晴

清夜讀韓子志感

生來孤冷世情稀曾向陰符問殺機自怪此心終

不歌白頭燈下讀韓非

倣杜為六絶句

并州歷下文章好別出臨川燈一枝猶有人焉徐渭在逼真史漢又工詩

若愛虞山錢受之兩場壘義冠當時間觀古作尤冲雅安得執鞭一問奇

雲杜文宗李本寧大官厨內五侯鯖平鋪直叙能條貫傳記題辭墓誌銘

乾辣尖酸鍾伯敬依稀出土鳳凰釵其人既往書

行世我所躭今在史懷

洺水詩人白礪甫吟成山鬼哭秋墳一生任性眞窮死此語得之我友云 劉簡齋先生曾向我稱説礪甫如是如是

遐想高人潘雪松天然清水出芙蓉幾回細把遺編讀雪氣松心夏亦冬

讀書偶有所窺快甚當下呈紉興

常恨古人不見我我今開卷見其人心髓抉來憑眼力相看彼此俱精神

偶在一處看牡丹竟日

疑香濃豔割明霞一見徘徊至日斜暝色含煙尤戀客沉香亭子是誰家

客有寫梅花爲范質公先生壽者敬附鄙句就正

鐵骨氷心對玉壺涑涑影子月明孤瀾闔雪後通春問一幅先生行樂圖

送毛經夫還山（用前韻）

滴士歸歟隱一壺蕭蕭鶴影共雲孤囊空如水還長嘯自寶[illegible]形万[illegible]圖

再用前韻送吳六吉 時六吉將卜居秦淮

萬壑清冰捧玉壺對君如月令人孤秣陵到日剛逢臘曲曲秦淮展畫圖

賦得將船買酒白雲邊

門人謝生白因余酒盡特乘一艇子往清源尋購老醞隨行止一僕夫隨身一冊一硯而已余極愛其溪壑清迴有塵外之意因賦得將船買酒白雲邊屬其尚友古人云

買舟問水水盈盈帆影牽雲自在行偏是高人多

逸趣旁求雪乳壽先生

濁醪妙理賦堪題此奈朋來有醉泥至少也須沽

十甕深深貯我杜亭西

張明府自海上以家機山巔納見貽賦此稱

謝併志近況

山容收身號巔翁喜君衣信趣微同一千里外三

年約多少情懷舊雨中

疵疵何堪擬醉翁蒼顏白髮畧相同狂歌側弁披

山巔潦倒春隨杖屐中

送陳實菴使東粵

誰將素䴇濯冰壺濟北閩南德不孤一帙新詩三百首從來俗氣到君無

相如擁傳出燕京留得文章觸眼明此去緗囊多古色羅浮山亘五羊城

淵明述酒云舊注儀狄造酒杜康潤色之余愛潤色二字下得妙因衍為兩句又牽連陶劉李三君子遂成半律

天生儀老為神物杜氏從而潤色之千載風流歸

五柳劉伶李白是吾師

漫興

涼州一斗古葡萄恰配迎霜兩巨螯暮景生涯惟此是誰能辛苦讀離騷

韶濩雲山破寂寥醉看花影聽簫韶神仙只在人間世一笑重逢鄴四朝

承黄東厓先生為余作傳謹題四句

讀公文字似參禪筆氣飄飄又欲仙愧我酒徒當不起頹唐依舊枕書眠

重改畫扇齋

向背乘除以意裁半間小屋喜重開此番妥帖無
遺恨卒歲優游賦二哉

先是畫扇齋止有北戶與東窓雖暑氣不侵
尚屬悶局偶暇足茶餘徘徊良久曰得之矣
遂于南壁外拓數尺地洗其積土樹以短垣
為待月受風之所乃塞舊窓開新戶南北相
通深靚虛明即一間屋而有數間之勢洒然
如煩痾去體老人樂焉因次前韻再賦一章

身在何妨件件爭平生布襪與青鞋稍煩泥水乘除從明月清風又一齋

祈寒之朝蒙魯詹二哥以羊羔酒見貺一飲到臍頽然自得遂成口號用荅來美併寄老懷

酒到羊羔分外親扶衰媛老及清晨空心無限休休意多謝良朋餉好春

自笑頽唐老病身梅花紙帳卧山民淺斟低唱闗何事獨酌寬杯正快人

送張老還雲間

張老號承山松江人也年近七旬長鬚皓白面目英偉一日執榼承飲過余旅舍對酌五十大杯始微醺而議論明徹可聽自言少時喜冶遊幾蕩厥產性復好武在行間數載功漏不叙遂棄而為渺莽之遊酒中脫衣示余刀痕箭疤歷歷也居京師幾二十年高門懸簿一切不入時出橐中餘金市雜貨營什一自給少饒則呼酒伴盡興歌呼如是而已終

不一諳貴人門也承山與余初見如舊相識
杯合氣熱脫手謂余曰我不能再見公公亦
不必報我即此告別明日行矣余灑然異之
即席賦七言絶句詩相送承山大笑袖之而
去時壬戌歲也屈指到今計承山年已逾九
十雲間老仙未知在否余亦宣鬓素領再四
年即六十人世不堪把玩若此因録舊作以
志俯仰領承山來會者爲故人唐西亭西亭
姑蘇人酒徒也即于壬戌年棄世其風神甚

約畧可想云癸未臘月南村補序

髙情俠氣老難降酒趣空融更少雙張翰思歸留

不住徑從潞水下松江

夕旦偶吟

乙丙之交除夕元旦意興頗屬偶一涉筆得

口號十首不所不陌似詩非詩人喾不自知

以小根下士作超佛越祖之談将為有識者

笑至茲吟然既言所欲言亦不暇顧矣時年

五十有九

亘古何嘗有酒人濁賢清聖一堆塵終須神禹能
知味得髓離形妙在嗔
不勞擬議已圓成大塊文章潑眼明數墨尋行剛
與畫伏羲元是鈍書生
郭隗當年用意純并充死馬自呈身招賢謀國誰
能會叔季重逢古大臣
雕章繪句費精神累子曾無半字真垓下大風衡
口出始知劉項是詞人
白頭吟業迴環讀山雲排空月出雲簡斥錢刀重

意氣女中誰似卓文君

旦晝梏亡夜夢煎片時無夢即悠然從今揀取逍遥夢一夜便應抵一年年來惡夢紛紜其苦更倍于晝獨除夕一夜無夢休加也遂欲從此遠離夢想然其境甚難擬選好夢若干分夜做之庶几有夢而無夢乎夜氣既清晝復如是古人謂日午三更非日能之願學焉罪罪過罪過

小窓忽動一稜青雪氣森森黙度扃開户已成三尺白雞鳴寂歷正堪聽徹夜大雪十年來所未有

老蘧千載剩音徽寡過功夫妙入微嗟我粗頑醫不得平平五十九年非

忿慾如山鐵畧圍誰能懲窒洗天機忽然透得真
消息大火元來是水妃
羑九舞劔亦能天枯管生花詎偶然丹竈不須談
火候文心空處是真仙

疇昔之夜臨邑邢子愿先生入夢周旋良久
談讌甚洽酒中出古畫古墨相欣賞臨分拜
別先生執手向余曰寒食相會覺而歷歷分
明儼然未散因思先生修文地下久矣或者
夜臺寂寞欲得一同鄉同調之人開懷談藝

乎何謬及于小子小子羞澁特甚揶又求之

不得乃逡巡未果詩以記之

犂丘老子从升仙夢裏徒遊在眼前寒食清明都

過了不知赴約在何年

讀正夫南遊草賦贈

才氣縱橫易涉囂誰從柔淡發清謠蟻封曲處工

盤馬猿臂當場慣射鵰

平原雪乳勝葡萄有客壽君把蟹螯且度醉鄉間

日月任他雙鬢自蕭騷

虞姬墳墓草痕消更向淮陰覓舊橋祠號露筋留烈氣古魂一一待君招

豐樂亭中賦興高玻瓈泉上正揮毫好山好水經行遍果爾詩成得繡袍

煙月維揚夂寂寥玉人天遠罷吹簫知君不肯留佳句怕說隋唐及六朝

一秋晴雨伴征軺到處名流折簡招即以詩篇遊覽志病夫得此慰無聊

　正夫家藏思陵石墨錢牧齋先生題詩其上

余次韻奉和

石墨鐫華蘊寶香眞山短詠動寒光可憐雲漢成
煙霧凄斷銀鈎四十行

次我聞大士中秋題杜亭韻

離離秋色到疎桐屋老堦荒月正中一自真人題
句後長留墨氣庚仙風

再和我聞元韻

青蓮秋色老梧桐千古文章五字中獨有河東能
續古豪端蘭雪灑清風

杜亭中秋我聞高唱魯翁正夫賡和至再余主人也不敢不勉

采藥真君舊姓桐相携仙伴到亭中比隣詩客知消息數幅魚牋送惠風

九月二日南村老人為其元配謝安人經營葬地往返百里雜有所觸賦絶句六首次唐人韻

壠麥青青覆九河不聞漁唱但樵歌新墳舊岸悲人代衰草連雲分外多此地有數河迴繞其來久遠無水而潤植麥最嘉土人謂為九龍窩非禹貢之九河也

金臺人遠隔秋河海燕雙棲不忍歌無待哭砧相催送蕭蕭木葉自然多

白鴈迎霜渡曉河誰憐老去怯商歌一杯濁酒揮清淚只為人亡歲月多先荆沒十五年矣

傷懷真欲淚成河聊復擊壺唱短歌最是郴州無費語區區誌草不爭多余作安人墓誌虞山牧翁謂簡古直逼子厚覺李北地誌左宜人為煩

凴高凝睇出重河雲水相參帶櫂歌風景似隨流水變涼煙迴比向來多是日上百尺楼者二扶掖登顛極目騁望

風日無端並過河從來損性是悲歌忽然破涕掀
髯笑户大何辭酒債多
偶賦六絕正夫以兩絕相贈又賦一絕以報
之
鴈迷寒霧下空河誰識微吟是挽歌賴有高才程
伯子古人八斗未為多
不見牡丹久矣正夫忽以一朶相贈貽蕩曹
盈錢于姚魏喜而賦此
三年不見牡丹花何處飛來一片霞夜染朝酣真

足樂多承我友折瑤華

寄懷徐元歎

江南才子許誰倫老去徐卿日益貧詩卷酒杯陶寫外關情恒在楚中人 鍾來兄弟

循陔奉母樂天倫勁骨從來不畏貧萬壑清氷三逕草南州孺子是斯人

共言衛尉齊奴富幾道諸生原憲貧鄧尉山中高隱客謚簫堂裏著書人

酒坐聞箏

五岳塞胸未易平一杯空水失崢嶸白頭爛醉無
餘想漫向尊前聽艶箏
老懐分付與鳴箏簇錦攢花另是聲第一眞孃繁
及慢美人手語最關情

贈馬德襄

清才輿學出群英百務玲瓏指掌明湖海幾迴搜
俊異誰知吾郡有君平
慱貫天人道術成妙年夙慧魯諸生易林千載推
焦氏今日玄關屬馬卿

留别平原親友

爲愛平原酒一巵消磨日月遂多時即今欲向家園去眷眷翻難别故知

解帶披襟更不疑氷壺朗月訂心期鴻泥爪跡誠虚幻聊復臨風一認之

到處逢迎自亦疑頹然樗散有何奇元來都愛南村笨混沌蛾眉分外宜

客舍蒼茫又一時行行且止重相思當年蘇李曾惆悵留得河梁録别詩

尊水園集畧卷之五目録

程先貞正夫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教李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

尋水園集畧卷之五

奏疏 視漕存稿

請給勑印疏

為請給勑印以便早籌新運併陳目前急着仰祈聖鑒事竊惟國計莫大於漕時務莫急於漕臣於本月二十一日奉旨差往催運夫味催之一字固有片念不可遐逸頃刻不容悠忽者矣受命以来中懷屏營不遑啓處因憶在昔漕政敝壞不堪皇上御極以来威靈變化轉運為速令人耳目拘

易心志都靈鄱年抵壩即少有先後之不同大約無敢有愆期者臣祇奉新綸益深惶悚恨不即刻就道以效驅馳例有應領勅印伏乞聖明注意全漕勅下該衙門即准須給臣得銜命而前星夜受事萬一北風凌勁河水流澌即竭蹷南征其何能濟此臣所齋沐迫切而請者也至漕中事故正自多端其當剔當釐當補當救容臣身到眼見細勘清查據實上聞不時入告乃目前第一急着在催回空是明年新運張本不可須臾緩者試問催空

何人則十三把總足矣然而統之者臣也如田空遷延則治把總如把總玩忽則治臣臣雖至愚詎肯以一官徇一總是在諸總凜凜孜孜自為計耳頃臣同官詹時雨建議欲廢把總蓋有激乎其言之也臣以為與其縣而廢之不若嚴而存之且嚴把總乃所以嚴運官嚴運官乃所以嚴旗水引繩批根絲絲入扣天下事有仍舊而弗新者此是也柳臣之盟心者素矣剗是役尤不宜避勞不宜避怨使有一毫便身家之念即為負朝廷使有一毫

顧朋友之心即為欺君父竭頂踵破情面實做速
做萬萬不敢遺皇上宵旰之憂斯則臣所自懋者
耳可勝懇激待命之至

彙報閱過水次情形疏

為遵途南邁欽將閱過水次情形據實上聞仰祈
聖斷事夫軍以糧為命漕以米為主臣奉命催漕
斯其本義自楊村登舟一路提空行至德州法當
問案臣憩人也不敢停城徐洵舟力汝詰北倣而
閱之北廠者古廠也黎瀦南府属二十七州縣之

糧具詳為初開開徵久矣不知白案之委積者幾若既系而寥寥不成景象除二十二州縣無一人一米外見在者僅五縣而已就五縣中樂陵獨完最可異者則莫若利津正官不來糧官稱病止着一二胥棍搪塞支吾聲言好米及取米面視則穀也非米也臣即將胥棍綑打不覺作而嘆曰此足覘利津之秕政矣使少一留心豈至自欺欺人指穀為米糧官王國昌所當責斥縣官張鑑所當重懲者也臣為此懼面諳糧儲道程世培動色相戒

謂此時當爲分着緊不可一毫放鬆道臣唯唯從
茲想不遺餘力源源而來矣然當日情形真實如
此臣在皇上前不敢隱也是日即解纜至四女寺
則恩縣之水次在焉已而至渡口驛則夏津之水
次在馬倉口俱廓然虛大畧如德州之北廠開閘
至臨清舍舟而陸直趨小灘而來全豫之糧俱貯
茲起運近奉旨改水次於大名然而見糧仍貯於
此故臣即就小灘閘之近縣館陶亦一水次也而
本縣之糧已完七分矣又縣冠縣而本縣之糧

全完矣遂至小灘而修拽聚之政大約閑徵比拄歲較遲糧至比往歲較少首閒閑封而鄖陵陽武原武顆粒俱無乃鄖城尤令人髮指鄖城額糧二千五百三十六石止完六百一十石尚欠一千九百二十六石且舉買米吏書與押買皂快范無踪影止着一最猾之胥曰張兆知者奮其油舌往復抵當臣大喝而痛責之復見諸人累累跪於階下者司岐貫米富户也臣諦察之非富户也特田家之粗不凍餒焉耳該縣張映之銀擠令賠補峡曹

不惟不會買新且不能買臣呼而面語皆叩頭淚下若郾城者可謂擧權利擲孚而失之矣臣不知知縣李振聲何以為民父母也衛輝一府竟無一人至者歸德止完一半懷慶彰德猶日可完惟河南府汝州則大費商量矣河汝之糧為數十萬八百有餘居全豫三分之一乃止完一萬三千二百六十石所欠將近九萬聞之管糧同知陳敬復曰萬萬不能完其詞甚決及細訊糧儲道臣劉士璉詳司雖完臣始徬徨不知所出矣是必勅下該省

撫按徹底清查明白入告而後可臣司漕者也且知問米不知其他役蠓東行次莘縣問其糧口完矣是夕接兖州府推官李恪揭帖開列甚明犁然可覩大約謂所屬額米勒限三五日即可報完惟滕縣嶧縣城武三處累次嚴催抗玩不報夫漕糧關係軍需何等重大而敢堪此三縣之抗玩乎恭祈勑下該部與刑津鄆城一併嚴懲以為各屬後儆可也遂巡至張秋復理册揖張秋者又一水次也舉濮州觀城范縣朝城壽張陽穀等畢會於此

問其擾俱曰完訖夫據臣身所閱歷北運約畧已在目中過此以往則料理南運矣南運頭緒尤多容臣竭力傾心嗣續入告伏懇聖明立賜施行臣不勝悚惕待命之至

議脩河流淤淺疏

為敬陳躬歷水程目見河流淺淤急議脩治以濟新漕事竊惟漕為國家之命脉而河尤漕輓之司命臣銜命星馳乘舟南發督催回空遍閱河道繇楊村以至桑園時時有淺處處有淺然猶未甚也

從蔡園至臨清則不可言矣以一帶水程約四百里中間老淺新淺不可勝數淤沙填塞分岐成渚涸流僅於盈尺乎沙絕乎見底臣初視訖異轉復駭懼空舟尚且滯閣倘重艘駢臻詎能憑空徑渡乎一望沙洲絕乎平陸縱發水亦難蓄貯況無水乎此河道窮極變通之會也不乘此時肆力大挑徹底疏濬僅循往例草草了事縱目疲河卒廣費金錢何益查得濟南萊蕪等府州縣屬泉源二百餘處匯為汶流故宋尚書白老人挽之以濟漕功

最奇利最溥歲遠泉湮有名無實泉司之不問泉久矣近日工部主事臣丁汝騤始廣尋細搜洗出源頭臣至南旺見流水有瀾雖一秋乾旱而盈盈自若此濬泉之明驗也從斯時時洗淤源潔流長何至聽命於不可憑之雨澤而以國儲為徼倖乎抑臣又有慮焉臣過桑園即見河之兩旁煞壩遏水直至臨清其壩不下數十問其故蓋因今秋糧艘轉運維艱不得已設此權宜之術聊以濟急其實無補於河非徒無補而又害之目今土草堆積

[illegible]流河腹又拆木森列為河中之釘昨白糧船即

有罹患者矣來歲重運其梗礙何可勝言臣已面

令武德道臣許成章檄沿河官吏立刻拔去乃迄

今尚泄泄也祇緣當事者徒惜已往之小費而頓

忘向後之大憂仰乞嚴綸遍諭河官盡行清楚於

漕始便臣敢因急議脩治而併及之惟皇上裁決

施行

回空作蘗并糾溺職把總河官疏

為回空作蘗據實直陳併糾溺職把總河官以肅

漕紀事臣奉命星馳嚴飭催空舟次臨濟聞南昌
等幫恃衆嚚凌放火刼掠前月十八日已具疏題
報竊以不舍晝夜空船悉皆鱗次南下矣及抵夏
鎮停泊擁背河道為之盡塞臣於夜分驟值之如
雲屯烏聚莫可端倪遂特委都司周建勲岸行馳
探回報云自夏鎮迤南前抵宿遷擁塞四千餘艘
綿亘三百餘里將閱月矣細訊其故悉緣河道淤
淺舟膠不前八閘中其實無水至臺莊馬湖彭口
赤山大泛張莊閘處處淺阻兼以旗軍柁水攬裝

梨棗醃猪麻餅黃豆客貨滿船盈復重滯居先阻礙惟南昌幫作俑群處既久肆行盜刼在馬莊集放上縣等處殺官刼財除已被參將古道行率兵捉獲賊衆贓件歷歷可據外沿河居民多遭焚掠且蕪杭兩幫互相戕鬬擊水濱化而為戰塲北臣得之躬歷耳目極真者不敢不以實告假使河道洪深彼亦安能借口泇河通判徐汝辯之罪不容辭矣更可異者各把總奉旨押催空船直待衆艘鱗集不前勢難攙覆始請臣舟次臣厲聲責之唯

唯而已而江西總蔣國光則不知下落聞臣坐守夏鎮嚴法急催始來一見煌煌明旨竟寘罔聞臣為此寢食俱廢嚴督河官亦頗知懼乃决沂山湖引水入河諸艘始次第前進臣得淮登陸抵鳳泗恭謁陵寢紆廻道路將近旬餘及次揚州而回空之過淮者已六千餘隻可屈指盡赴水次矣臣今已渡江抵鎮回想諸艘之擁擠夏鎮聞者猶自寒心另有專疏粗具條理仰祈勑下該部將把總蔣國光河官徐汝嶧嚴懲以勵其餘庶人人盡知警而

有裨于河漕者不淺矣臣可任惶懼待命之至

乞復防運兵將疏

為救敝貴在維新靖漕乃以速運謹陳一得用保萬全事竊見今之漕卒驕橫貪殘極矣長此安窮爲憂方大是必尋一震攝消彌之方而後可因思舊制設有漕運總兵寓意良深亦有建議欲復之者臣愚以為欲復舊制必遣勳臣必宿重兵事體迂大無濟於急且時詘舉贏猝難辦此一項錢料臣查得濟寧有見兵三千坐食無所事事又淮安

有額兵數千就此中只挑選三千便成銳旅可掄一員真正將官不拘總兵副將叅遊令其管轄統領與總漕互為聲援候新運將動即渡江迎運而北直抵通灣將三千里之血脉精神聯絡呼應則意外之風塵不聳舟中之敵國潛消漕卒即有欲作孽者曷敢奮螳臂以當車轍及至回空仍令押之而南過江赴次如此一年而漕可靖矣匪直漕也從茲瀕河百姓可免胠篋焚廬水上客航不至喪身失命所操者約所全者大臣非敢多事也非

敢多言也坐火抱氷若思極慮揣摩事勢不得不然正為惟嚴始足以生威惟法始足以遏亂敬擬搜幫行法二議另繕一疏恭呈聖覽臣謹會同總督漕撫户部右侍郎朱大典合詞具請伏祈勅下該部確議速覆全漕幸甚生民幸甚臣等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具列搜幫行法二議疏

爲具列搜幫行法二議伏候聖裁事夫所謂搜幫者何也盖幫必搜而後漕可靖也夾帶私貨累贅

稽遲固矣而其中又有搭載之奸商焉盈箱積艙什百千萬居奇漏稅莫可誰何猶未也又有掛幫之強人焉一船或至二三十一幫或至二三千是皆亡命凶徒蹤跡詭密而漕艘遂為逋逃藪故敢行稱亂者皆此曹為之也猶未也又有火藥炮銃刀鎗弓矢一切行兇之具焉藉口禦暴竟以為暴結隊扎營兇同賊寇故膽粗氣雄者皆此物為之也是必細搜一番絲毫不貸斯淨船真來安怙流行臣搜幫之議約畧如此夫所謂行法者何也蓋

法必行而後封可楔也未樓貨先楔人除每船旗水十二名外有多一人者即係掛封先行捆打後問端的倘得真情立刻正法旗甲主藏罪在不赦遡而運官必當痛懲輕則管重則革遡而把總亦復如是既摟人復摟貨夾帶私物拋置河干奸商詭寄盡藉充餉仍衡貨之多寡以定罪之重輕旗甲運官一體論治至火藥刀鎗等件但有一件立寘之法此干係尤大決不可姑息者夫漕軍需也應以軍法從事舊制設漕運總兵意在斯乎臣行

法之議約畧如此然此皆總漕將領之事臣文吏也又小臣也不敢過而問焉奔走催儧是其職掌仰祈皇上之威靈惟奉簡書為斧鉞耳臣可勝悚惕待命之至

叅湖廣盧河汝州等處漕糧完欠疏

為開兊開幫一刻難緩而全省全府隻字不聞特摘直陳仰祈聖斷併繳糾怠玩州縣以餙漕務事竊以漕務維艱楚漕尤費料理其道途之遼邈官旗之頑悍幫次之參差不待言矣乃至今日而督

糧者管糧者監糧者竟絕不報完則大可異焉憶自臣受事以迄於今已隔歲矣飛檄亦已屢矣時日及矣期限迫矣而楚之漕糧完欠若干鹵如也將謂路遠夫臣之檄既可以往彼之揭亦可以來揆之於共事則不近人情責之以急公則罔聞國憲況天下容有報完而未必完者矣未有全然不報而徑自完焉者也茲事理之易見者也此外則廬州府可異焉廬州一府所屬八州縣額設漕糧共一萬二千三百五丁石乃其完欠若干杳無一

字相報猶之乎湖廣也此外則河南府汝州尤可異焉計河汝額糧十萬石有餘抵全豫三分之一臣去歲查糧小灘見其止完一萬有餘未完者整整九萬不勝悚駭爾時即據實入告乃至今而續完多少尚欠多少並無一字相聞即明明肯亦付之高閣矣此非仗嚴綸以警之恐濃睡不醒而誤漕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懇勅下各撫按逐底合盤清察速奏明著其不報之根因實核其不完之緣故當必有昭然不容掩飾者矣至若鄧州知州劉文

光宿遷縣知縣李可樑獲嘉縣知縣閔儀賢[illegible]
知縣藍雲蛟皆寘頑異嘗報完無日內藍雲蛟已
奉旨從重議處竟悠悠自若此歷見于淮安府知
府王昌時衛輝府推官吳兆堅兗州府推官李恪
之揭報鑿鑿不爽者臣草疏甫完復據東昌府推
官沈應明揭報高唐州知州雷祚糧米纔完十分
之一斯何時也而完僅止此所當一併嚴繳以飭
漕務者也臣可勝迫切待命之至

認罪疏

為惶恐認罪事臣旅泊京口料理漕務於正月三十日接邸報見戴澳疏中指及臣名及發及臣書臣實愧且懼不敢不歸命投誠泥首待斥因思沈迅原未嘗迫臣使請而臣輙自以其意謬為之請臣紀累迅臣愧甚臣與澳交不甚深而頗有文字之雅小東尺牘何止數四不意以明儕稠語遂至仰汚睿覽斯則臣之所大懼也伏念臣官為執法而乃為人所指名至發及私書臣至此而實難於解說矣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見朋友內何以問

寸心臣即至愚尚知人間有羞恥事伏念皇上立
賜斥革以為人臣不慎交遊者之戒併使祿祿微
生不至羞死則聖明寬大之恩與覆載等矣臣不
勝悚惶哀懇之至緣係惶恐認罪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趙椿齎捧謹具奏聞伏候勅
旨

請急催漕員疏

為漕事正在關心漕員偏不湊手特據實籲請以
拯急難事頃見大計報該漕儲道右參議沈胤芳

以不及察覈即以江西糧儲道右參議田用坤填補仰見皇上之留神漕務者如此其殷也旋接江西暫管糧儲道事南昌府同知謝宗份揭帖謂去歲之杪道臣偶病不痊兩臺暫委署掌印務臣一見此語心竊憂之又據漕儲道中軍高棟面禀謂舊道臣沈徹芳已從楚中歸里所有勑印徹芳封付中軍收貯而新道臣田用坤過皖州不曾到任併迎接官吏一人不見徑鼓楫去矣臣至此益加憂焦廢食寢夫漕事何等重大用爵何等綜[illegible]

爲山九仞一刻千金而最要最緊之官乃虛懸無
著蔡時失事耽月驚心伏乞明綸督其急還歸棹
力疾視事或慮其病狀果真即當立刻更換此月
下第一急務臣昌敢前且因仍爲摇不顧面情直
截入告更思漕員之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舉吳
下浙中以及江廣全漕之大命繫焉乃人官寥落
若有若無即新經推補而赴任無期幸浙江糧道
路進雖已察處而仍舊拮据殺然以終事自任臣
手書慰勉謂其有首尾堪付託若湖廣帶管糧道

副使周鳳岐以代庖為本業盡心料理不遺餘力從去冬至今日皆其一手營綜合無假之即真以襄楚局併勅蘇松常鎮新糧道黃鳴俊江西新糧道曾化龍作速抵任及常鎮兵糧道急為議補是皆不容一日待者臣謹會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朱大典合詞上請臣等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乞專委道臣督白糧疏

為玉食義不敢緩糧道勢難得無伏乞勅下該部酌議專委以便儧押以圖迅速事竊惟白糧為上

供急需關係何等重大所宜緊頂漕幫聯絡抵通而不可一毫參差者也無奈有司積玩每視白糧為緩着縱併力嚴催未見響應值今漕艘連檣而進乃白糧片帆未睹去歲之尾後滯閣敲冰拽挽前轍昭然實堪駭懼然有司之於漕白二糧敢於分別緩急者亦自有說夫漕糧之急也一則悍於糧儲道之憲體親切一則迫於監兌官之風力嚴緊着白糧則異是矣在糧儲道視為別局而總部官皆屬佐貳及責之漕儲道復勢難兩顧況今歲

舊漕備已處新漕備又病分理漕事舉眼無人而
白糧尤爲可慮者昔奉明旨責成該道固職守所
宜但漕帮一開糧道隨押之而去誰復照管白糧
是以漕糧日進一日白糧日緩一日極重難返竊
變宜通臣熟籌之白糧惟蘇松常嘉湖五府耳五
府接壤而蘇松常鎮則有三道焉竊惟四府之專
一道可以暫攝除糧備道不可一步離漕宜於二
兵備道中委一員統五府之白糧俾其專督而誰
蓋疆界非遥儹催極便併總協部皆惕於憲綱

壓而趨誰敢不前法似無有出於此者抑臣更有
慮焉往者裝運白糧皆係吳船巨艦狀若樓櫓十
九豪有力之包攬半載白糧半載私貨不惟重
舟難於運旋抑且漏税有虧國課甫望臨清便須
另覔脚船盤剥遷延坐費時日此積弊也不若限
以止裝五六百石以下之小舟任便自雇不許豪
强把持法紀晝然較為輊快臣因籌僱白糧敢併
及之謹會同總督漕撫户部右侍郎朱大典合詞
具題伏乞勑部議覆就近簡委廉責成專一僱押

有人而白糧可完矣臣等可勝企仰待命之至

叅田空私載客貨疏

為回空私載客貨阻壓稽漕盤卸充餉仰祈聖鑒以策新運事竊惟明例准漕船量帶土宜假冒旗以自贍之資恩最渥法最善也乃小人放利無所不為即至廻舟之日猶與市販之謀盡情攬載任意遷延視兑運為離局以貿易為本業貪玩至此按以漕法乃斷不容少寛者臣於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督催回空悉已過淮竊以為各船

回空頻發赴次庶絕可先乃行至緋揚埈江西把總蔣國光報稱江都縣東石人頭地方有該總下撫州所旗甲羅述閔空船滯關横攔河中後船咸被稽阻及查滿船盡是醃豬梨棗係攬裝客人周懋貨物載重舟膠停阻多月隨令聽用指揮湧萬里同國光將客貨盤卸上岸立趕空船前去復行江都縣查勘據該縣知縣歐陽烝回報客人周懋已聞風先遁所有醃豬紅黑棗梨諸貨物決應及時變價臣即着該縣照依時值變賣價銀一千一

百零一兩一錢三分七釐四毫五絲貯庫充餉及
至渡江復有淮大下江總下邳州鎭江等衛旗丁
王國生于揚李鼎舉等回空船隻停泊瓜州京口
二閘或自置私貨或包攬客貨去水次咫尺而抗
違不赴當行丹徒縣知縣鄭一岳及巡捕官阮士
奇濟儲道中軍高棟將私貨盤卸上岸立趕空船
前去所有客豆蘇餅綿花諸貨物即着該縣照依
時價變賣價銀五百零三兩一錢七分八釐貯庫
充餉合前項共計銀一千六百零四兩三錢一分

五釐四毫五絲謹據實題報伏乞勅下該部看江都丹徒二縣各照原數起觧赴部充餉以為私載誤漕之戒併尤河海涓滴之資抑臣因是而有感焉人情嗜利藐法頑鈍驕恣至漕卒極矣回空如此重運當何如南下如此北上當何如即創一警百懲前毖後然而極重難返寔繁有徒臣前具搜幇行法二議耿耿隱憂粗具條理業荷明旨勅部看議速奏乃為司農駁畫併夾帯火器凶器一條亦從抹擲言而不中臣滋愧矣臣前又有救敝責

在維新一疏亦荷明旨下部看議速奏乃兵部至今不覆從事失時可為浩嘆臣因回空私載敢併議及之仰祈聖明裁鑒施行臣可勝惶懼待命之至

請勘武城縣令疏

為河臣有案未了縣令一勘即明謹直述所聞期完欽件事奉都察院勘劉准工部咨都水司案呈崇禎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理

題為特糾貪玩縣令以肅河政

事等因奉聖旨高雲漢會玩誤工着革了職該總
巡官提問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奉
此案呈到部移咨到院劄行到臣奉此該臣遵旨
即行東昌道勘審回報以憑覆覈去後經今未據
回報適奉都察院催劄到臣臣至此允兩奉堂劄
矣事已經年合當速結　　　　　稱病抽身回
園是樂有始無終已將往事置之夢外然此係欽
件臣不敢浮游也因憶去冬銜命南馳舟次故城
忽聞岸上大聲疾呼似有奇苦異痛急於暴白着

詢之知為武城百姓為其知縣鳴冤絡繹不絕直至武城泊舟處所士民紛馳奔走夾岸呌哭水波為沸臣鵠立鷁首以兩言喻之謂旣有所聞必當入告萬衆雷行而散因存其連名保狀凢二十餘紙盡付東昌道收貯以備叅考當日情形真實如此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臣謹直述於皇上之前一字不敢隱一語不敢溢此時惟求勑下本處撫按擾寔勘閙作速奏聞凛之以天地鬼神質之以良心公道則水落石出直截了當此事不期明而自

明此案不期結而自結矣伏祈聖明裁決施行

乞就便銓補漕儲道疏

為漕事彌殷需人更切敢祈就便銓補以濟急務事竊惟漕儲一道為諸糧道之樞紐各把總之筦轄綜理漕務與臣寔共肘足所不可一日少者況時值重艘連檣北上凢催後兊督尾幫查船覈驗洄流過淮及洪飭漕兵白糧種種諸務俱萃於漕儲之一身乃舊道臣沈徵芳業經參取新道臣田用坤病篤還鄉懸缺三月聞其無人臣展轉焦思總

亾脅旦理可通變不禁迫陳適見鎮江府知府程峋自趨覲四任總漕臣朱大典從國計起見為官求人移文會臣委其代管漕儲道印務臣不覺犂然當心乃因是而更有良圖焉念程峋新舉卓異治行為二千石冠舊官南職方厥有成績自蒞任京口以来歷俸又兩年矣夫京口為漕運要衝其窾會機宜了比而全漕恩已過半程峋以氷雪之聰明風雷之才力不憚勞苦備極精詳盡肯綮熟常已經歲月指掌游刃恢乎有餘但與其委之攝

篆而代庖越俎易翁卯之即真而直下承當況見在京口朝受命而夕受事有直截痛快於此者乎倘舍此而別有擬議非是生手即在遠處恐不能如穩峋之最當而最便者矣臣身在局中艤舟待濟再不容遲一着再不容緩一刻望之迫求之懇知之真計之決遂忘其冒昧敷衽陳詞謹會同總督漕撫戶部右侍郎朱大典具題請旨伏乞聖明裁鑒施行

參濟寧印河官員疏

為特恭濟寧印河官員以肅漕務事臣前押運過濟濟寧兵備道棄重華迎臣於南陽相見之頃即致慨濟寧無官謂正官久缺而署印者又痿痺不靈臣心識其言及抵濟寧而署州事州同嘗慥來見詢之以河務茫如也臃腫支离如醉如夢不惟不能其官抑且不可為人矣乃至管河衛官都浮游局外止一迎一送了事任河之淺阻船之擠塞全不見一人一騎少為調度巡察有弁如此與無弁同目中寧復有三尺哉更可異者管河判官

王楚光乃有專責者也此跡竟不飭河干臣按臨通未一見行過南旺始露頭影其平日所經營者果何事耶夫濟寧要地河漕重務而有司衛弁之𡨚頑頹廢若此亦可慮矣伏乞嚴綸勅下該部將帶㥦王楚光及該衛弁嚴加處分以振積弛以飭漕紀臣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陳河道情形䟽

為直陳河道情形再糾泄玩州縣仰冀明綸嚴究嚴處以釐河弊併陳急着以救遲漕事竊照糧船

於六月二十五日已盡數過濟矣臣力儧重運前
抵東昌聞自梁家淺以北直至刑馬營上下綿亘
三百餘里經今月餘衆艘膠滯寸步難移臣不覺
大駭急單騎直走一望果然科臣向所云兩截者
今又化而為一條矣回首渡江以来過淮過洪過
濟中間清口懸溜黄流漲淤八閘崎嶇咸賴皇上
如天之福幸而克濟乃此盈盈一衣帶坐阻不前
四顧徬徨撫膺欲絶直抉病根只是河淺要河之
淺不自今始也臣昨至油房渡口驛僅見數人在

河挑淺察其所挑之土其色堅黑皆積年老淤似從未經鋅者以此推之而治河情狀槩可思矣臣又憶去冬催空南下歷見河道平淺即具疏題請大挑復覩倉臣奏議奉有分信認限實行挑濬之肯炳日星而凛斧鉞向使當事者欽遵明肯真濬真挑能使一律深通何至臨渴掘井帶水拖泥手忙脚亂若此臣不知當日河臣數載之所經營今年閏正二三等月之所料理竟銷歸何處此之不可不推求也乃地方官之怠玩亦未有過臨清等

處者如雙淺乃屬清平縣地方臣身歷其淺呼署
印博平縣知縣錢鈴問以緣故漠然不應命之急
急挑濬又不應如此庸人乃兼兩縣亦負乘甚矣
臨清州署印府同李志諤日暮途窮乞墦登壟管
河州判宋裕祚純謬乳臭學語未成此輩寧復知
河渠為何事夫臨清何等重地不謂官員狼狽猖
之乎濟寧也其最怠玩者莫若故城縣知縣之荀
永興德州衛掌印指揮之陳天印是所當劾部嚴
加處分者也再照目前救急惟有起剝一著總河

臣張國維招集籲請剝船亦鱗次而集隨淺分派
月夜搶發顧一壺千金多多益善臣案察河西務
關併上石二壩俱有額設剝船此時悉閑泊以待
曷若暫借南發以充剝淺之用即隨漕北上仍舊
供剝不相妨而相濟誠莫有便於此者伏乞天語
叮嚀速令悉發南下是又轉遲而速之一大機括
矣臣草疏甫畢忽報河水頓長尺餘是臨清副總
兵黃徹恩勸宣馬踹南旺諸湖水費全力而注之
漕者臣不勝踴躍即遵河備閱見邪許縴輓之狀

約可計日過臨臣謹同在事諸臣馳驅催儹夜以繼日然猶不敢恃也仍須盡集剝船庶乎緩急應手至于尾幫之漕全幫之白一淤清口耽閣多時遂至陽越今白糧已盡數過洪矣尾幫之湖廣糧道副使張一鳳把總王步雲上江把總陳謨亦漸次抵濟容臣專疏另報外臣仍多方接濟盡力維輓萬不敢晝爲兩局緣彙疏糾陳字多溢額仰祈聖明鑒宥臣可勝惶懼待命之至

儹運難前請罪疏

約儹運雖前過臨太晚請治臣罪以嚴職掌事竊照糧船於六月二十五日盡數過濟至今整四十日矣除前幫已經北上外其餘各幫在臨清守候月久臣觸目驚心即具疏入告猶喜河水忽長數日內儹過一千餘艘絕幸過臨當在指顧間不意河水陡落依然舊痕老淺立現新淺又生處處淺時時淺向一船一剝即行今一船兩剝猶滯極力措据通晝夜僅過數十隻祗緣逼近臨清如王家淺半壁店以至油房皆號極淺就中王家淺尤與

閘口相近乃唇齒咽喉之地而淺更難言此處阻
塞則頂閘者如何得進门今尚有二十餘船鱗次
輻輳於閘以外而無縣飛渡所以久柢臨而不能
過臨者為是故也臣為此懼督同諸糧道畢力營
漕如二幇之黃鳴俊則往半壁店三幇之曾化龍
則往油房四幇之王龍霞則往王家淺督且河干
統總寢食各把總俱派有信地刻刻責成至幇内
有觀望延捱不起剝不直前者無分官旗立拏捆
打臣又往來馳驟於臨之南北如戴家灣鄭家口

等處船重即剝船住即懲已智盡能索而無如河之淺何也臣目擊如此光景倘隱匿不報欺孰甚焉謹據實奏聞雖曰河淺太甚濟運為難然而臣司儹者也催督不前是誰之罪職掌所關不敢自恕伏乞聖斷嚴加處分以肅漕紀或念運局未竣姑暫容臣戴罪儹催勉竣斯役是又皇恩之浩蕩而不敢期必者也臣可勝惶懼待命之至

河臣宜急本務疏

為河臣宜急本務徽臣願効良箴瀝懇披誠仰祈

聖鑒事從來運事惟以河事為權衡河之淺深而
運之遲速係焉其間道司即河各有責任而提挈
綱領導達血脉者則總河臣也即如今年臨清逆
帶河道實不忍言向使五六月之間先事豫圖斷
不至是即不然而當羣艘膠集之時為河臣者破
格應機肯動治河額金若干廣集夫役多方鼓舞
逾派淺處併力齊挑不旬日而事濟矣再佐之以
剝輕之以剝復何淺能阻乃河臣不思先着止爭
末截所以日夜奔馳心力俱瘁受從來河臣所未

有之辛苦而究無抹于浅無解于遲此段公案昭然明白臣所以謂河臣宜急本務也伏念臣與河臣向在京只一見莫逆彼此肝膽如雪以許國相期以古人相待今日不惜苦口者正為知己劝切磋耳蓋運務所關事體重大在君父前遂不復計朋友也抑臣猶有慮焉目今臨清閘口露囤甚多祇緣地方官為苟且權宜之術止顧眼下推船出門竟不思此堆積着之跡寘可慮損壞可惜也伏乞勅下該地方官作速剥去令歸毋船是又釐漕

裕國之一急着矣臣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報開湖濟運疏

為開湖濟運恭疏馳報以慰聖懷事臣因過濟以北運道淺阻宵旦徬徨寢食俱廢忽於本月十二日午時接科臣張元始手書云目前急着惟急開馬踏湖櫃口放水北流等因臣發癮於心投袂而起立刻檄工部主事楊之易並繼而馳直至馬踏湖口一望清波渺茫真堪濟運兩臣皆謂開之便惟有管湖老人白守住者誓湖為窟惜水如金喋

喋利口悍不顧漕臣謹按漕法綑打八十棍姑留其身以俟正法一時豪胥猾吏實繁有從素與老人表裏爲奸以水櫃爲家笥者咸咋舌豎毛而退臣遂偕工司決計開湖纔一招呼千指畢集畚鍤如雲俄頃閘湖水湧出其勢較河水高二尺有餘口面寬一丈六尺滔滔激激未及一夜而漭漕洋溢矣臣於次日辰刻復躬閱之再加脩濬仍嚴飭汶上縣管河主簿蔡國縉細細搜湖不許一毫欺隱如有一毫欺隱罪與老人同科又委原任濟寧

州管河判官任則榮專董之務使湖盡歸漕以濟急用夫當大旱極涸之際忽獲此水允續命之神膏也何止濟北臨南刻期利涉即德津閘所沾灌注當亦不淺矣是役也科臣發議建謀總河臣提綱挈領工司卓有主張臣恪遵單騎沿河察勘務使漕水不涸糧艘銜尾而進遣延指黍重處之明旨踴躍馳驅儹催倍力庶冀免於瘝曠而已伏乞

聖鑒施行

察報運艘的耗疏

為欽奉明旨嚴察運艘的耗恭疏馳報事臣方償
運過臨桔据河干嚴驅剝淺飛輓前進於九月初
一日接邸報該總督倉塲臣李遇知疏題遵旨察
奏等因奉聖旨去剝之說原屬不諳即着馮元颺
一面防護一面儹催沿河接濟剝運不得回津誤
事天氣漸寒凍期不遠乃蘇松等道共押四千餘
艘尚未有的耗如此怠玩漕事何賴通着巡漕臣
遵旨照限嚴察星催速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
即日舍舟而陸沿河一帶嚴加巡察極力鞭催於

本月初四日抵泊頭察得蘄常糧道黃鳴俊督押
二幫前去已久復據該道囬報稱所押糧船自鎮
海衛前幫指揮楊世階起至南昌衛前幫指揮李
嘉徵止共計一千一百七十隻於八月二十八日
俱盡抵天津衛尾轉北河前進又察得江西糧道
曾化龍督押三幫尾催已過東光縣復據該道囬
報稱所押糧船自杭州衛指揮蕭大聲起至處州
衛指揮柴光茂止共計一千一百三十九隻前船
已轉衛北上尾船俱盡過東光縣又察得浙江糧

道王龍震所押四幇糧船自湖州所千户蘇明儒
起至長淮衛後幇指揮張拱宸止共計一千一百
三十隻前船已抵東光縣後船尚在武城縣需剥
前進所有五幇糧船自安慶衛指揮方夂乾起至
尾幇黄州衛千户唐尭天止共計十百零七隻該
湖廣糧道張一鳳管押察得已於八月二十八日
盡過臨清矣前船儹越見抵油房前進後船尚在
半壁店王家淺等處急需起剥此蘇松等處各幇
之的耗也臣不敢一字欺飾謹據實馳報目下所

最急者無過剝船臣遍搜齊驅一擁而去凡係重艘盡行起剝迎頭挽底趨壓前來萬不敢片刻少弛致厪聖慮至最後趕幫蘄黃等衛零艘連新安一衛共計二百四十餘隻并白糧全幫尚阻柳林壩南鞭長不及正在躊躇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在臨清會總河臣張國維於舟次披赤相商言極諄切國維慨然一力承當即星馳南旺而去凡閘湖集剝設兵防護諸所以接濟催儹之法具有條理言之鑿鑿於以督率漕儲道余鶤翔及湖廣把總

王步雲上江把總陳謨迅發前驅決不敢稽遲阻
凍此河臣當下直任者所有遵旨熔限臣先已嚴
檄各糧道確酌認去俟回報到日謹另疏回奏臣
更有請焉天津撫臣李繼貞題請預截漕糧二十
萬石奉有不必拘定尾幇之旨臣細繹明綸淵融
特至此時或以十萬儘先至者而截之其餘一半
截在趕幇既不拘泥又不偏倚在海運無虞不繼
在漕艘可保萬全臣愚見管窺固遵旨條奏敢併
及之緣彙奏字多溢額伏乞聖明鑒宥裁奪施行

遵旨認限疏

為欽遵明旨認限奏報事臣謹稟認限先已嚴檄各糧道去訖即未見回報然蝟蹙河干往返察覈歷歷在眼目九月初五日在泊頭拜疏後即馳滄州青縣將沿河剝船垙底搜獲嚴催南粜先是牛布屯大淺前後隔斷科臣張元始多集軍夫竝立河干督令挑挖凡三日夜得通行無礙臣從北仍馳至半壁店力疏底滯而何家墳土龍頭潘家堤草市桑園石人圈等處舊淺新淺層見疊出險阻

艱難莫此為甚賴德州營副將張守儀慷慨急公
踴躍調度臣率之糾集夫役加給工銀勞以犒賞
併命竭力旬有餘日而河泓始通於是臣將所擁
之剝船每一重艘即給一剝或再加一剝至剝船
之重者又從而剝之大小相銜絡繹而進所有五
幇後船向之阻滯臨清以北者於九月二十七日
已盡過德州訖科臣極力鞭驅計數日內可轉津
矣此臣所不待各糧道回報而的確自認者是外
尚有趕幇與白糧前日河臣張國維與臣面訂一

力承當先往濟寧閘壩接濟料理迅獲而今歲漕
艜一道所經營者止白糧耳尾後僨押夙奉明旨
即河臣道臣力足辦此臣曷敢一刻即安今拜疏
畢即領有餘不盡之剥船星馳而南將趕幇漕船
赴期前来萬不敢誤併督漕艜道尾押白糧兼程
飛進俟抵津另疏題報再照臨清露囤疎虞可慮
地方官震懾嚴綸不敢不勉焦北来諸剥應手據
東昌道王公弼報稱九月二十二日起完俱已淨
盡北上訖併此奏聞伏祈聖鑒施行

再報認限疏

為欽遵明旨認限奏報事臣於九月二十七日將尾幫糧船盡儹過德州拜疏畢即星夜南馳適諸閘座直抵張秋將趕幫并白糧兜底攤來的有趕幫漕船已於十月十六日盡過武城訖過德抵津屈指可俟惟是白糧際接趕幫即宜立時出閘而奸詐糧解李韓萬吳順貞華昌瑞湯啓龔乾表甡等首倡邪說煽亂運務紛紛告擾挈定主意寄圍臨清一步不肯前進臣為之髮指即按灣取法其

渠魁捆打遊幇又將協部官重笞之衆心始惕妥
念始消允鞭驅三晝夜乃於二十日盡數出南清
口閘依序而行臣仍覿面叮嚀漕儲道余鵾翔刻
限隨漕抵津不許一船落後况向糧原有月丁字
沽車裝抵壩之例倘中途寄囤實非所宜務循往
例星速搬運抵壩早登天庾仍祈勅部將總協部
官從重議處以儆泄玩併糧觧李嶸萬等正法臣
仰冀催趲幇飛輓前来遵炤明旨收囤客抵津另
疏報抄乞聖鑒施行臣可勝悚惕待命之至

報漕白糧米抵通疏

為欽遵勅諭恭報漕白糧米盡抵通州事先該科臣張元始催囤津漕米抵通外臣鞭催趕幇復督同漕儲道右叅議余鵾翔尾催白糧於三月十四日盡過務關矣務關以北河道多淺時苦逆風然一過停閘臣即檄册督令挑淺務使片帆不停少有遲延即立拏重懲不令片刻少緩漕白銜尾晝夜兼行於三月二十三日盡抵通州訖竊照是役也河流枯澁乃從来所未經氣之大旱奇荒飢民

群盜鮵鮵惟糧米是視沿河半爲豺虎之林寄國
時切風鶴之警今得抵通幸免疎虞惟皇上威靈
是賴而沿河將吏如天津總兵馬𤄙德州副總兵
張守箴通州副總兵曹存性以至把總伯之禎守
備郭文焕皆竭力防護不敢暇逸若臣之精已盡
於漕矣左股不仁難移寸步鬓鬚皓白腰臂支離
靜言思之遂爲淸時棄物身窮命薄伏枕涕零容
臣將踈乞骸以明勿欺伏乞聖鑒施行

奏白糧觧户奸弊踈

題爲白糧解户奸詐情形仰祈聖斷勅法正罪
□臺漕驗以肅上供事臣在通州繕疏造冊忽於
三月三十日接楊村通判朱挺稟稱漕務隆重卑
職時刻縈心本月二十六日從通州奔回誠恐歲
漁人奸零船殿後沿河諦察不擬二十七早到務
關有長洲縣解户凌文糧船三隻灣揷空剝船中
當時察出立着前行差快手劉文舉押赴通州事
干糧務理合稟報職一閱不覺為之氣結髮指慨
然嘆曰糧解玩法至此使非朱通判急公摘伏則

此三船白糧將不可問之水濱矣因念職自天津起催以來為白糧遲回逗遛大費驅策整整躭閣十日妄從空剥叢中提出白船不一而足揆之朱通判稟稱先後相合又憶職在臨清白幫倡為邪說淆亂漕務職痛繩以法立刻入告奉聖旨知道了這所參總協部官俱着察職名從重議處糧解李鏘萬等仍着盧世漼嚴加責懲其白糧車袋抵擱該部覆議即奏欽此此是白幫肝肺久在聖明洞鑒中矣職更細察糧解凡係作奸行詐者俱詭稱

生員夫此等生員豈尚可目之為生員哉不過籍學宮撒潑射利雖名秀才其實光棍因而涉江逾河以舟楫為舖櫃沿途盜賣到處拖人而真正糧户殷厚老實者一任其包攬科派敲骨吸髓受害無窮人而無良公私俱困矣又憶寄園桑園安陵日職親在護視甚駭聽聞白封內豪華放蕩之輩俱號曰相公貂帽氈衣逍遥河上如狂如醉大賭大嫖夫其酒食遊戲相徵逐者何一非盜耗正食而恣其逸欲也哉如此匪類實繁有徒就中劉有

虞喬維垣王彥容其渠魁也然職銜門實有不才承差如丁可全王于芳馬準崔應廸者咸與若輩互相交結夥詐夥分深可痛恨或已經發覺或懼罪身逃或見在監禁職姑照如從法行自近為此據實上聞伏祈聖斷勅下法司將劉有虞喬維垣王彥容淩文丁可全王于芳馬準崔應廸等嚴究痛懲舉白幇積獘從根而洗庶玉食之大典增光而真正殷厚老實糧户並受其福矣緣係陳字頗溢額伏乞聖明鑒宥職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告病疏

為臣責難辭臣病已痍伏懇皇恩俯容休致事臣最駑劣恭承皇上擢列西臺俾儹運務蓋不世之遭逢也乃臣有心無力欲速轉遲遂致稽延至此悚惶跼蹐無以自容仰荷聖明寬大不加誅殛特令察明議處生死肉骨恩同再造倘能報効肝腦可塗無奈臣賦命奇薄坐痍清時言之有足痛者憶臣去歲七月二十一日舟次張秋忽聞前幇糧船從梁家淺至甲馬營綿亘三百餘里如同膠釘

不覺心膽墮地即一日夜馳至臨清提胸膛月痛
毀河干似萬箭攢心不能堪忍因茲得一心疼之
病日日呻吟日日催僨直上直下忽北忽南深夜
清曉無時不護心從事日止一飡喘糜而已飲食
既減血氣大耗左股漸漸麻木爾時雖跛矣猶能
履也直至長至拜賀乃伏不能興從此必藉人扶
掖始歩醫藥百方罔効延捱至今歲二月閒從桑
園趨滄州遂如槁木之枝奄奄床褥寸步難移矣
又臣年五十四歲而髭須髮竟無一莖黑者項直背

曲支離瀚例儼似八十老人昨過天津滄通州撫臣李繼貞科臣張元始倉臣李遇知皆過臣榻前勞苦相視歎息學臣吳甡中適較士在通考事畢亦過臣榻前相視學臣與臣同年同門誼均兄弟見臣衰白病羸凄然淚下臣為之一慟幾絕自傷患中陰陽將填溝壑即欲致身而不能致也再始臣抱病月久矣前此片言不敢道及正以漕事方殷恐臣一言病將懈通漕之氣彼一時也國計極重身計極輕故始猶力疾繼則恐死勉強竭蹷期

於竣事今漕白二糧俱過壩矣爲此乃敢叩懇皇

慈憐憫犬馬之犬馬而予以帷蓋俾生還里門得正

丘首不至爲潞水遊魂即入地有餘榮矣臣可勝

哀鳴悲懇之至

繳勅印疏

爲恭謝天恩進繳勅諭事先該臣奏爲臣責難辭

臣病已瘵伏懇皇恩俯容休致事等因奉聖旨該

部知道欽此該吏部題覆於崇禎十四年伍月初

九日奉聖旨盧世漼准回籍調理俟病痊起用欽

此欽遵臣病不能起謹伏枕叩頭伏思臣戴罪議
處重病弄危仰荷天慈准歸調理從此藥餌扶持
招逐魂魄稍閑一月便是百年浩蕩皇恩洽於心
髓臣因之而重有感也念臣實至愚極陋然頗亦
勇往直前報國具有微忱而撫躬得此拙病每一
念至泣下霑襟犬馬驅馳矢盟來世而已所有崇
禎十二年十月初六日臣欽奉勅諭差往瓜儀等
處催督本年糧運欽遵即親詣前項地方嚴催各
總運官督令旗軍駕船并催總協部官督令糧解

輓輸俱已陸續抵壩訖事竣復命緣臣病危駐卧通州所有原奉勅諭合應進繳臣可勝感泣眷戀之至

尊水園集畧卷之六

德州盧世㴶德水著　受業孝源星來輯

趙其星仲啓